

《守温韵学残卷》声母系统探究

陈 挚

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 湖北黄冈 438000

摘要:敦煌文献中的《守温韵学残卷》中出现的“三十字母”一般被认为是宋代三十六字母的前身,产生时间为唐末。本文通过分析三十字母内部的音韵系统上的特点,并将之与梵文悉昙的形式进行比对,指出了其原始形态代表的很可能是南北朝时代的语音特点。

关键词:《守温韵学残卷》;三十字母;三十六字母;中古汉语

一、三十字母体系与梵文悉昙辅音字母体系的对比:

1.《守》中三十字母体系与三十六字母体系的不同。

《守》中对“三十字母”的归类如下:

唇音 不芳并明

舌音 端透定泥是舌头音

知彻澄日是舌上音

牙音 见溪群来疑等字是也

齿音 精清从是齿头音

审穿禅照是正齿音

喉音 心邪晓是喉中音,清

匣喻影亦是喉中音,浊

其中可以看到和“三十六字母”的显著不同:

(1)“唇音”未分轻重唇^①;

(2)“舌音”中与“知彻澄”同组的不是“孃”,而是“三十六字母”中被定为“半舌音”的“日”,“三十字母”中没有孃母;

(3)“齿音”中“齿头音”一组没有“心”“邪”,这两个声母在“三十字母”中被归入喉音,而正齿音一组的次序,即使认为其是牀禅不分,与“照穿(牀禅)审”的次序也对不上,照和审位置刚好相反。

(4)“牙音”里多了在三十六字母中被算成“半舌音”的来母;

2.梵文悉昙中辅音字母体系的特点。

梵文字母的传统分组是:

a ā i ī u ū r̥ r̄ l̄

e ai o au

m ḥ

k kh g gh ṅ

c ch j jh ṇ

ṭ tḥ ḍ dḥ ṇ

ṭ tḥ d dḥ n

p ph b bh m

y r l v

ś ṣ s h

其中前两行是“摩多”(元音),第三行是非字母的附加符号,用于标识元音后的韵尾或元音的鼻化。后七行则是“体文”(辅音开头的辅音),而在这七行中,前五行是所谓“毗声”(包括了音节开头的塞音和鼻音),后两行则是“超声”(包括了音节开头的半元音、流音和啞音)。

在这之中,我们可以发现梵文音系的一些特殊之处:

(1) ṛ[ɹ], ṛ[ɹ:] 和 ḷ[ɹ], ḷ[ɹ:] 被视为元音而非辅音。而且,它们还是辅音 y、v、r、l 的同位异音,故前者往往不被视为纯粹的元音,后者也不被视为纯粹的辅音;

(2) m 和 ḥ 非单独字母,而是单独字母的上标记号,前者用来指示音节中元音的鼻音化([ṁ])或用来表示一个音节主元音后接[n]或[m](相当于汉语的鼻音韵尾),而后者表示[əh],这也意味着梵文中的辅音字母都是用来记录音节开头的辅音;

二、“牙音”:来母何以为“牙音”?

三十字母与三十六字母“牙音”部分最大的不同,是其为“见溪群来疑”,三十六字母中归为半舌音的来母,在三十字母中插在群疑之间。这一差别是十分突兀的,因为公认自中古至今,来母都是浊齿龈边近音[ḷ](也可以是稍微偏离一点的浊齿边近音[ḷ]或浊齿龈后边近音[ḷ]),在音值上与[k][g][ŋ]相比,无论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都相差甚远,以至于有不少人都觉得这是传抄之讹,但笔者认为,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

我们早已知道,等韵学的声母分析是在梵文的影响下产生的,而悉昙的五组毗声的排列方法上是有固定格式的(清不送气-清送气-浊不送气-浊送气-浊鼻),三十六字母也模仿了这种格式,只是去掉了汉语中没有

的浊送气音(全清-次清-全浊-次浊)。三十字母中的“牙音”,多了来母,恰好和梵文的单组毗声一样是五个,而且,来母的位置恰好在第四,填上了汉语中本来不应该有的浊送气音的位置。这恐怕不是什么传抄讹误,而是意味着在三十字母的创制者看来,来母的音值非常接近于[gʰ]。

一般认为,来母的上古音是个R类音^②,以母的上古音是个边音,在较新的上古音构拟中直接用r和l表示。后来以母在东汉时期演变为近音[j],而来母则演变为边音,顶上了以母空出来的位置。如果来母既要是边音,又要和[gʰ]听觉相似,那么最合适的音值是浊软腭边塞擦音[ɣ],也就是说,来母从上古到中古的演变是由(上古音值)→边塞擦音→边近音(中古音值)的路径演变的。设若如此,那么来母在上古的音值,很可能是个塞擦音。

三、“齿音”：“审穿禅照”何以为“正齿音”？其与三十六字母的照组是否等价

三十字母与三十六字母中“齿音”部分都分为“正齿音”和“齿头音”两组。其中三十六字母的“齿头音”是“精清从心邪”,“正齿音”则是“照穿牀审禅”。但是,我们知道,《切韵》音系中“齿音”声母实际有三组:除精组与三十六字母一致外,对应照组的是两套声母“庄初崇生俟”和“章昌常书神”,实际音值一般认为分别是卷舌塞擦音/擦音和龈腭塞擦音/擦音。两组声母大约在中晚唐合流为照组,故宋代三十六字母中“齿音”只有精照两组。三十字母在这一点上和三十六字母类似。

从上古来源上讲,庄组来源于上古带r介音的精组(受介音影响发生卷舌化),章组主要来源于上古带j介音的端组(受介音影响发生腭化)。章组的产生早于庄组,前者发生于汉末魏晋时代,后者发生于南北朝时期。换句话说,有很长一段时间,汉语中“齿音”声母只有精章两组。

从表面上看,三十字母的“审穿禅照”是三十六字母的“照穿牀审禅”的直接来源。但是,如果我们按《切韵》音系审查这几个声母代表字的实际归类,就会发现,审、穿、禅、照四个字的实际声母都是章组(分别为书母、昌母、常母和章母)。只有三十六字母后增的“牀”,乃是庄组的崇母字。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,三十字母的齿音,反映的其实是精庄未分化、只有精章对立时代的情况。

为何照组被称为“正齿音”?从前述汉地人士为梵文的五组“毗声”命名中,可以发现,他们把梵文的c

组与“齿”联系起来。而梵文的c组,实际音值是c[c]、ch[cʰ]、j[j]、jh[jʰ]^③和ñ[n̪],其发音部位和章组几乎是一样的,只不过前者是塞音/鼻音,而后者是有齿塞擦音/擦音。我们再把“审穿禅照”顺序与c组的顺序对较一下,就会发现,很可能其对应的就是c、ch、j、jh——前三个同样是清不送气、清送气、浊不送气;照母和jh虽然清浊有别,但由于jh实际上也可以发成塞擦音[ɟʃ]/[dʒʰ]/[jʃ],故而勉强也可以对应。所以,在悉昙学习者看来,章组与真“正”的“齿音”(即c组)相符,才产生了“正齿音”的称呼。

但是,庄章合流后的三十六字母照组代表的也是龈腭塞擦音/擦音,为何不可能是这个时代产生的“正齿音”称呼并加之于照组?显然,这个时代(中晚唐庄章合流到宋末元初知照合流之间)知组已经从卷舌塞音演变为卷舌有齿塞擦音,填补了原来庄组的位置。如果是这个时代的人来命名,知组就不会是“舌上音”,而是某种“齿音”了。

由此,我们可以确信:三十字母的“齿音”分组,反映的是精庄尚未分化,只存在精章对立时代的面貌,这对应的是魏晋甚至东汉时代的层次。比唇音未分化(武周以前)和可能的舌音未分化(隋末唐初以前)反映的时代层次还要早。

四、“喉音”：“心邪”何以为“喉音”？何谓“清喉音”与“浊喉音”？喻母涵盖云母吗？

三十字母与三十六字母喉音部分,最显著的区别在于三十字母的喉音包括心母和邪母。可是,所有的材料都表明,从早期中古以来,心母和邪母的发音部位和精组才是一类。其次,在《守》的表述中,心母、邪母和晓母一起被归为“清”,而匣母、喻母和影母被归为“浊”,这就更加令人费解。因为无论是从韵图/三十六字母的传统、还是现代语音学的分类看来,邪母[z]都是浊音;而影母也应是清音。再者,《韵镜》在三十六字母的“喉音”中特地指出了“喉音双飞”,即晓母和匣母构成一组清浊对立音位,但《守》的表述中,并没有这样的迹象。这点怪异的现象显然不能归咎于传抄之讹,我们应当在其与悉昙的对应中找答案。

如果我们将三十字母的两组“喉音”与梵文字母的两组“超声”对比,可以很容易地发现:在前述梵文语法学传统中,近音y、r、v和边近音l以及擦音ś、ʃ、s、h都被归为“超声”,与“毗声”(塞音和鼻音)相对;其次,s、ʃ、ś被视为“送气清音”,y、v、r、l、h则和“毗声”组的五个鼻音一起被视为“不送气浊音”,恰好也是清浊

两组。这提示我们,历史上的梵僧或悉昙研习者,很可能又像对待“正齿音”一样,使用了“近似者等同”的排位归类方法。

心、邪、晓和s、ʃ、ś相对比,明显相似之处——都为擦音,听觉上也有类似。不过,邪母为浊音,与ʃ不同,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另外一点——梵文的“超声”不存在清浊对立,也就是说,即使把s、ʃ、ś发成[z]、[z]、[z/ʒ],也并不会造成语意上的改变。梵语又是纯粹的经典语言,远在几千年前就与口语脱节,研习者往往随师承和习惯不同,会有不同的发音方法。而心、邪、晓与s、ʃ、ś这样的比附式对应,自然也有合理之处。

而在“浊喉音”组,匣[h]、喻[j]与h[h]、y[j]可以很容易地对应,但影母[ʔ]与r、v、l都无法找到对应关系,而且[ʔ]无疑是清音。合理的推断是创制三十字母的古

将影母理解成一个相似的浊音,如浊咽擦音[ʃ]。

五、总结

《守》的这些特点,反映的是中古时代汉语音韵学的探索过程——在吸收印度悉昙学、声明学传统的基础上,从一开始机械地模仿悉昙,到转为摸索更切合汉语实际的模型,同时努力跟进汉语的历史音变,最终形成了后人所知的“等韵学”传统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储泰松. 等韵发音部位认知探源[J]. 语言科学, 2015.
- [2] 郑张尚芳. 《辩十四声例法》及“五音”试解[J]. 语言研究, 2011.
- [3] 林光明. 梵汉大辞典[M]. 嘉丰出版社, 2005.
- [4] 聂鸿音. 梵文jā的对音[J]. 语言研究, 2008(04): 18-20.